



碧梧翠竹居文鈔

明治女學校圖書館
函
架
號 318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84



文庫11
A/284



精
金

白雲翠竹居又少
題言

碧

中村
具抄五著

第 2107 號

巖本琴城先生藏書

明治 年 月 日

第 號

明治女學校圖書館

此書共 冊

俟命齋藏

八
鈔

美玉

書歐陽永叔語

確堂文宗

湖山六十三老人書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



柳田泉文庫

題言

佐藤一齋常語人曰。文章可以示人者。得二十篇足矣。前輩之重文如此。文豈易言乎。今就平昔稿鈔若干篇。皆是竹頭木屑。而其可讀者僅々而已。嗚乎。吾刻苦研修。所得如此。可歎也。然心血所注。不忍附蠹魚。夫文也。於道未為尊。韓退之以為在外者。況於其內乎。斃而後止者。男子之志也。可不勉旃。明治二十八年秋八月。確堂迂生自題。

魯語卷之...

題言

奉賀桂齋世子加冠序

刻靖康傳信錄序

上家君書

寤眠錄引

與小崎公平書

呈源賀村令龍手田君書

與賴士剛書

石田三成論

真觀會三四集題言

內大臣三條公盛德碑

箕面山觀楓記

光峽觀楓記

吳山觀瀑記

阿舍 般若方等 華嚴 陽德山

却灰續稿序



碧梧翠竹居文鈔

○○○奉賀桂齋世子加冠序

誦堂曰莊重得體
 鴨里曰撇開冠儀直及擐甲之禮伏後案不費力文武並用四字全篇眼目
 慶應紀元乙丑三月我桂齋世子始謁見大將軍越四月吉日行加冠之禮賜宴群臣臣彝拜手誓首奉觴進言曰夫冠者成人之道綦為貴重儀禮居之四禮之首戴記則有冠儀之篇是世子固所熟知何待彝輩之言况世子恭儉好學其去童心固不足論也臣聞本邦中古以來加冠之日必有擐甲之禮蓋表文武並用之意也昔者大猷公之冠也台德公使藩

舉藩祖故事極莊重一篇生色在此

認曰一段說三明公之武

一段說皆足公之文

祖三明公為擐甲之賓。曰欲使吾兒英武類卿也。當此時干戈始戢。將士如林。內之井伊本多酒井神原外之黑田淺野細川上杉等。不之其人。然而特使公為之賓者。蓋有深意也。臣竊謂公為人沈毅重廉。恥崇氣節。故世之尚論公者。不於其勇而於其智。公之被命退與諸臣盟。蓋為子孫辟疑之地。以為後日之策。然後受之。其智深矣。其封松山及會津。僅々數年而已。土人至今誦其德。其仁可知也。嗚呼公既勇且智。加之以仁。其受此命非徒然也。公孫為皆足公賢而好學。從學林羅山鷲峯。又與石川丈山陳元贊等

收二公為上下樞紐

把二公與世子湊合如妙手畫松雙管齊下精神亦在此一段

收拾有力老谷曰萬溪

厚善其經國治家。一遵朱子之教。去今二百餘年。闔藩追慕其德。公最欽祖德。自作其傳。而於擐甲之儀多方探問。尤為明晰。夫三明公生爭亂之時。故以武著。而其文可知。皆足公在右文之世。故修文教。而其武可睹。所謂易地皆然者也。方今運雖屬於右文。亦有外國之警。則其講武宜與爭亂之時無異。世子既加冠。欲行成人之事。其於文武宜法三明皆足二公。他日就國。使士民慕之。猶三明公於松山會津皆足公於藩臣庶幾不失神州文武並修之古俗。而不愧於今日加冠之意也。語云責難於君之謂忠。臣雖愚

一聲

駭侍讀左右日久矣。竊有志於古人之所為。故於大禮之慶。代頌以規。幸採擇焉。世子頷曰善。乃書以為賀加冠序。

岡田鴨里曰。歷敘三明皆足。二公文武並論。錯綜入本意。極嚴重得體。而章法亦整。使人不倦。讀廣瀨林外曰。加冠却說擐甲。大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齊整之文。亦靈變之文。

五十川詛堂曰。於加冠之大禮。將先公之事。箴今公。得侍讀之體。而呼應段落。又有天然之妙。服部愛軒曰。頌三明皆足。二公以規世子。用意周

到。忠厚之情。藹然可掬。妙在文字之外。

刺靖康傳信錄序

夔江曰所感
二字引起全
篇議論下文
三嗚呼從此
句生出
毒字伏線
詛曰一正一
反獨字幹旋

靖康傳信錄三卷。宋李綱伯紀所著也。余近得其書。熟讀而有所感焉。將校刻以傳世。乃序之曰。嗚呼。夷狄之毒。一何酷烈乎。靖康之變。舉二百年之宗社。一朝付之虜手。任其殘滅割裂。徽欽二主。遂囚死於窮漠之野。其慘楚有不忍言者。而當時大小臣僚。偷位貪祿。苟目前之安。以避敵乞和為務。既割三鎮之地。又與不貲之金幣。其他所邀求。一切聽從。莫之或拒。以為非此不足以得其歡心也。至甚忘讐屈膝。有作賊耳目。以為腹心之患者。獨伯紀出斯際。忠義挺然。

有力
箋曰。比喻貼
毒字
詛曰。句法自
辛稼軒來。波
瀾汪洋。絢爛
奪目。

箋曰。從篇首
到此。一氣呵
成。有河流歸
海之勢。
陪襯絕妙。若
無此一段。則
全篇化為凡
手。綴應毒字
視疾字作結
無限感慨。無

才無文武。力排和議。欲驅除其毒。以張國體。論議謀畫。悉中肯綮。猶扁倉之視疾。洞察肺腑。無有所遺。然而用不盡其才。旋起旋蹶。遂至於獲罪遠竄。嗚呼。使其論水災之疏。用於宣和。則無金虜入侵之憂。使其堅壁困敵之策。行於靖康。則不使虜軍隻騎北歸。否則和議既成之日。遣兵護送。乘機攻擊。足以挫其逆勢也。否則北師引去之後。採用其所建白八事。上下一心。益修兵備。彼豈得再入京城乎。而宋主顧用群小之言。使堂々衣冠禮義之國。變為被髮左衽之俗。悲夫。近世滿清阿片之亂。林則徐主戰。琦善伊里布

限神韻

主和國是不決。遂取大岷。出金割地。欲以弛一時之急。而人心益怠惰。至今不振。可不戒哉。嗚呼。人主心誠求之。何世無醫國之才。唯其所與謀者。左右胥人。故其取敗。正如出一轍。然則伯紀此書。謂之庸主之藥。石姦臣之針砭。可也。

川田夔江曰。俯仰感慨。口吻頗肖朱子。戊午謹議序。

木原老谷曰。一氣呵成。議論痛快。前無堅陣。訛堂曰。滿腹議論。借傳信錄吐出。極熱極濃。又極慷慨激昂。懦夫讀之變色。壯夫讀之起舞。可謂擲

地金聲之文。

中村櫻谿曰。滿腔感慨。不獨為趙宋發。蓋亦有悲乎德川氏末造矣。

愛軒曰。感慨淋漓。筆端有光焰。何等傑作。

老谷曰起手
已有斷水裂
帛之聲是滿
腹忠孝之氣
發之也

◎◎ 上家君書

兒曩謹白。自離膝下。累旬於茲。西報日至。百事皆違。今則不可為也。既從戎事。固不期生還。然當初未思其至於此極也。古人云。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兒以大人之蔭。受恩最渥。一死殉國。固其分也。昨我君召兒。問以方今之務。兒忘固陋。謹上三策。其一。上書於幕府。極論時事。欲使此彼之情。無滯礙也。其二。擇介弟一人。任以處守之事。使人心無內顧也。其三。不隱國情。訴之幕府。欲量其力。以謀報効也。所謂極論時事者。自兵起以來。人心洶々。互抱危疑。訛言沸騰。要之在其初。有所擁蔽。使彼含怒吞憤。兵起不得已。故其受命征討者。亦無有鬪志。是未戰而先輸一著者。公有犯無隱。縷陳其事。使下情上通。亦報効之一也。所謂任介弟以處守之事者。夫勝敗者。兵家之常。不可逆睹也。公既誓衆以死。人々固將盡力矣。然三明公以來。奕葉名胄。不可以不貽孫謀。今處守有人。則進者無後顧之患。守者有所依賴。豈非貽謀之善者乎。所謂訴國情者。吾藩當東海孔道。平居無事之時。猶且諸侯往來。供給不贖。况近日四方多故。幕府吏人東西奔走。運器械輸兵仗。馱馬役夫之費。非

騰。要之在其初。有所擁蔽。使彼含怒吞憤。兵起不得已。故其受命征討者。亦無有鬪志。是未戰而先輸一著者。公有犯無隱。縷陳其事。使下情上通。亦報効之一也。所謂任介弟以處守之事者。夫勝敗者。兵家之常。不可逆睹也。公既誓衆以死。人々固將盡力矣。然三明公以來。奕葉名胄。不可以不貽孫謀。今處守有人。則進者無後顧之患。守者有所依賴。豈非貽謀之善者乎。所謂訴國情者。吾藩當東海孔道。平居無事之時。猶且諸侯往來。供給不贖。况近日四方多故。幕府吏人東西奔走。運器械輸兵仗。馱馬役夫之費。非

情義無至一
讀使人感淚
濕臆

蕞爾小藩之所能辨。而今又加之以兵賦。上下困窮。朝不保夕。當此時。縱令欲謀報効。豈可得乎。不若訴以情實。未必不見察也。嗚呼。兒不肖。敢論國事。固知僭踰。然三策苟施其一。則燃眉之急。或可得而救矣。大人幸諒焉。昔蒲生氏。鄉從軍。必使畫工寫其肖像。曰。使兒識我面容也。阿熊年已九歲。必能記。彛顏貌。今以髮一縷。附之。勝肖像萬々。大人待其長。告之以今日之事。使無遺憾。為國事之殷。不能終養膝下。不孝之罪。不可辭也。言至于此。腸為之寸斷。雖然。死而得所。則輕鴻毛。其又何恨焉。兒彛泣血再拜。

廣瀨林外曰。神州清淑之氣。鍾為士氣。士氣之鍾。為此文。試看支那家庭之語。有如是文章乎否。詎堂曰。滿腹熱腸。說出活落。說出的確。當時戎馬。慳惓之狀。可想。結末一段。不作多筆。只添一縷之髮。精神百倍。使人悽惻。欲泣。豈啻頰上三毛之比乎哉。櫻谿曰。悃幅之言。一讀動人。文字彫琢。其餘事。

◎◎寤眠錄引

爰江曰造語自韓文心旨轉化來妙

名言不廢

宋陳搏一睡百餘日。古之善睡者莫搏過焉。然搏明悟能察未然。蓋其所闔者雙眸耳。精意則未嘗瞠也。世有靈臺昏昏。如在睡夢中者。此之謂心睡。心苟一睡。則終身難寤。何止百餘日哉。家君嘗纂編忠臣孝子貞女節婦事蹟。名曰寤眠錄。將以使心睡者讀而有所覺悟焉。然眼眠易覺。心睡難寤。昔者司馬溫公枕圓木以警其睡。今欲覺心睡。非區々圓木之所能。則宜朝夕枕藉此書。庶幾其免為醉生夢死人矣。及編成書以警讀者。併以自警。

瓊江曰。僅々百數十字中。有開闔。有轉折。可以見作者苦心。

老谷曰。愈短愈曲。

詔堂曰。小結構大規模。捕象用全力。捕兔亦用全力者。

愛軒曰。縱橫婉轉。如走盤之丸妙。

◎◎◎與小崎公平書

伏後

月日中村彞再拜。呈書於小崎兄梧下。頃者與吾兄始遇於月波樓也。言及川田毅卿之事。兄愀然曰。甚矣毅卿之為其主也。漆面變貌。犯禁入京。萬一蹉跌。禍不可測。且毅卿之於藩主。非有累世之恩。所謂羈旅之臣耳。何必辛苦至如此乎。若夫任存祀繼。絕之事。則國有其人。是非毅卿之職也。彞當時恐有所漏泄。唯々不敢辨可否。然退而熟察兄意。如深愛毅卿者。隱而不言。高意有所不安焉。請略陳焉。夫毅卿之犯禁入京。驚津重光坂田某。皆深咎之。不敢相面。以

通篇唯說不可忍之意。此是綱以下著。夕是目。

危險之狀。寫得如画。

愛曰。辛艱之狀。宛然如睹。使人欲淚。

彞視之。其情有不可忍者。毅卿自丁卯春。在於江戶。未的知上國動靜。及聞會桑及陸軍之士拒朝命。大憂之。以其主為執政。將諫止之。以去歲元日。乘火輪船發江戶。時其妻生兒。毅卿作詩別之。七日達於攝海。颶風暴起。不可下錨。僦漁舟而移焉。怒濤激盪。檣折帆破。舳艫毀碎。同舟者二十餘人。皆截髮祈哀於金比羅神。獨毅卿結束欲自投。既而舟隨潮漂去。漸得近岸。乃游以上陸。夜入浪華。則街市聞寂。問之路人曰。東軍敗。兵燹將及。故皆避於山林耳。毅卿驚嘆。潛入城中。樓櫓既焚。不知其主所往。會其藩老熊田

瓮江曰時余以監察蒞焉熊田氏屬余草遺表執刀屠腹談笑就死今讀之悽愴泣下

氏率兵將西歸遂俱航海至玉島大軍來討熊田氏自殺遺書乞宥眾士罪然以其抗王師囚之備前者百五十餘人獨察毅卿無罪赦歸待命於松山居無何藩主歸順幽於宇都宮既而傳云賊軍來攻彦根人乘騷擾斬之事載日誌毅卿讀之仰天慟哭以為事既至此何以生為將赴其地屠腹以殉之留書去松山往至大阪探知其事不實曰主而不死則社稷為重乃變貌為奴隸間行入京將哀訴以存其祀也然法禁嚴密措身無地乃為廣瀨某奴隸往依佐倉依田百川百川不能庇更托彘彘一見淚汪然而下

余之瘦形入京也有一律救焚情緒亂如麻廢頭危機未暇嗟欺吏閱守難報曉恐人識面漆生痂一身踣躄乾坤窅万里崎嶇道路除猶喜天公不捐棄到邊還有魯朱家所謂朱家即老兄也

嘆曰吁以毅卿之才之學使改圖易轍則取青紫如拾芥耳然而忍辱苦心至執人之履是豈有所求而為哉且夫朝廷之所以禁黨賊藩士入京者以其為間諜也今毅卿涕泣悲哀欲以謝其主罪決非為間諜者抑父母之於子有罪譴責之既悔其罪則赦之普天率土皆臣也子也朝廷豈不憫為其主哀訴謝罪者乎於是曩為魯朱家為之周旋使其情得上通當此時毅卿或為賈人或為奴隸苦心竭慮奔走東西遂求板倉氏之血胤擁護達之於其國又蹤跡其主所在聞其在箱館賊中糾合同志之士謀而拔之

得存其祀。初其東行。過吾水口也。留書訣別。爰讀之。一字一淚。腹爲之寸斷。噫。毅卿流離間關如此。而其平素所與交者。無一人出力援之。獨兄懇々問及。不_レ忘舊誼。爰深感焉。故今不憚_レ忘諱言之。若夫其主之去就進退。順逆是非。則世自有知之者。唯毅卿之不幸。遭變處權。可悲可感者。兄其諒之。爰恐懼再拜。

甕江曰。詩云。他人有心。我忖度之。非知己之文。孰能得曲盡我當日情狀如此之詳乎哉。即是一篇川田某小傳。讀者宜如是觀。

詔堂曰。淋漓悲壯。似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蓋其

人相肖。宜矣。其文亦相似也。恨不令此筆作國朝游俠傳矣。

老谷曰。確堂摯性殷君父。故亦厚友誼。此與上家君書。皆有補世教者。又云。是篇縷述毅卿艱辛狀。可爲一篇小傳。

詛曰家父之
故禪補教化
二句揭下文
案
曲折蜿蜒似
東坡上畫

陪客一

陪客二

呈滋賀縣令籠手田君請修藤樹書院

○ ○ 呈滋賀縣令籠手田君請修藤樹書院

某再拜白籠手田明府閣下。某以家父之故。辱閣下
之知久矣。常欲獻野人之芹。禪補教化之萬一。以答
知遇。而閣下用心於政治。細大就緒。管下之民。皆欣
欣然服其德。故其所欲言者。皆屬遼東豕。唯取笑於
人而已。去歲某遊日光山。途過下總古河。詣大堤村
鮭延寺。掃熊澤蕃山墓。墓沒於荆棘中。殆不可識別。
問之土人。然後得審焉。又欲赴下野觀足利學校。有
人曰。校今廢為小學校。所藏古書。上杉憲實所納五
經正義等。悉收之於縣廳。余於是歎曰。斯道之廢一

抑揚開闔使
人不能端倪
說入主位
過渡不費力
妙

至于此歟。小野篁以來。相傳千有餘歲。今而廢焉。實
為可惜。既而讀新聞錄。下野人某欲修蕃山墓。立碑
以表之。又聞足利人修足利學校。請縣復其舊。於是
喜不能自禁也。記曰。有功烈于民者。祭之。夫如蕃山
之才之學。與事業。有功于民者。宜修祭祀。以報其德。
是也。然此二者。係他國。如我近江高島郡小川村。藤
樹書院者。係閣下管內。藤樹者。蕃山之師。其學德足
師表于千古。近江聖人之名不虛也。而其書院今廢
為小學校者。可慨也。今之小學校者。牧豎村童所集。
塗抹污穢。無所不至。如此則古人典刑。或庶幾乎已。

皇清同治丁未居文鈔

主中客

就籠手田縣
令往日之事
稱贊一番以
動之此法孟
子慣手
收應禰補教
化家父回顧

不若依舊修之。使世之仰慕其德者。登堂入室。矍然
肅然。如聞其容聲。其有益風化不尠也。何忍惜數
畝之地。與數金之費。使之歸灰滅乎。蒲生郡小野村。
又有鬼室。螽斯墓。螽斯百濟人。為忠臣。鬼室福信族。
天智朝歸化。在王仁之後。傳書籍者。是亦不可不修
也。閣下嘗修毛受勝助兄弟之墓。以表其忠節。又立
碑於賤岳金崎。以弔古戰場。其用意可謂厚矣。而遺
鬼室螽斯及藤樹書院。蓋未思之耳。抑此二者關係
學事。故不能默止。閣下速修之。則不啻管內仰其德
而已。四方或有聞風興起者。則其為德豈不亦大乎。

家父七十加六。強健如舊。每報辱閣下之眷顧。殊厚。
使其思報効。道路阻修。不得如意。閣下察其情。恕其
罪。其再拜。

認堂曰。議論著實。用筆明快。葉水心所謂有益世
教者。其指此等文也。亦是不朽文。
愛軒曰。自蕃山入藤樹固妙。至引毛受兄弟則更
妙。孟子所謂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意。縣
令得此。安得不動其心乎。

○與賴士剛論修山紫水明處為學舍書

某再拜白士剛足下。去歲足下之來東京。某相見於南摩士張家。酒間論修山紫水明處。以為學舍之事。當時匆卒。未盡持論。繼而足下西歸。故今以書重陳焉。某讀漢土府州誌。前賢之有功勞于世者。必於其鄉里若故居祀之。而獨本邦未聞有此事也。如藤原惺窩。首唱正學於建豪之初。以開三百餘年右文之基。有功於斯文大矣。其他如熊澤蕃山於經濟。新井白石於才學事業。傳之於百世而不愧者也。然未聞有修其祭祀者。纔存墓碣於荒烟蔓草中耳。獨石川

詔曰先提明主腦

借漢土形起本邦

入本邦猶是客然獨韓旋有力

是一
以下就詩文
說其當祭祠
是二

文山詩仙堂中江藤樹藤樹書院相傳二百餘年。至今使得上其堂拜其像。以想像其風采。如伊藤仁齋之古義堂。淺見綱齋之望楠軒。其門人子弟守遺宅。相傳不失。不知今尚存否。山陽先生山紫水明處。及先生歿。轉賣歸他人。夫先生夙脫仕籍。隱居京都。著書此樓。外史政記等。尊王黜霸。磨勵氣節。作興士氣。使天下之人知大義名分所在。今日中興之業。謂與有力可也。如詩文殊緒餘耳。然雄偉逸宕。亦足以為典刑。近時清人王韜。與寺田某書。有讀之不覺頭低之語。欽差公使屬負黃遵憲。沈文煢等。亦推為我邦

借他邦人只
品評山陽翁
何等奇想

吐露感慨在
此湊合前文
在此鼓舞士
剛亦在此

主客雙縮
足下豈無意
乎六字有意
無意妙不可
言

大蕪漢人平生高自標致。蔑視他邦人。而今有此言。則先生之高才偉識。超越諸儒。可以知也。嗚呼。才學識。如先生而歿。後數十年。其讀書之樓。變為飲食沈醉之場。以絲肉代絃誦。豈可勝歎哉。雖然。足下能繼箕裘。卜地其隣。近略存當日面目。亦可以無憾。其以為若更進一步。購得舊山紫水明處。修以為學舍。祭先生畫像于中堂。則山紫水明之處。與詩仙之堂。同為京都名勝。可傳之百世也。足下豈無意乎。聞先生著書傳海外諸國。西洋人亦譯以行其國。古來我邦著書之盛。未聞如此者。故刊行稅金。年若干圓。書肆

回顧不漏

爭以為奇貨。欲占壟斷之利。為之生紛議。某謂宜以此金為學舍之資。使書肆不得專其利。或為置義田宅。養生徒貧而無資者。不亦美乎。若夫惺窩蕃山白石諸公祠堂。或有傲而造之者乎。其關於斯文。不淺淺也。足下其思之。某再拜。

詔堂曰。林霍陵嘗曰。佐藤一齋先生云。終身得不可朽文十篇。死亦當瞑目。余所閱高文中。此篇及李忠定公集序。上家大人書。與友人論川田甕江始末等。皆可謂不朽文。余於兄年少。僅四歲耳。而未

能得一不朽文。漸愧不能措。臨評閣筆。爽然自失。

愛軒曰。以婉曲之筆。行正直之意。何等自在。蓋與
與籠手田君書。同種筆墨。而僕竊推此篇。

○石田三成論

其事是而其人非。則人將不信其是也。其事非而其
人。是。人或有以非爲是者也。石田三成關原之事。欲
爲豐臣氏除害。就其事論之。不得不謂之義舉也。夫
德川公於豐臣氏。小牧戰勝之後。納其請以講和。女
以其妹質以其母。而後肯赴京師。而及位于列侯之
上。食八州之地。小大之事。無不與謀者。而一意奉承。
唯失其意之懼。甚則至身爲歌舞以適其意。此其心
豈無所爲而然哉。太閤將歿也。託以後事。吐露肺肝
不隱。雖劉玄德於諸葛孔明。何以過焉。而公視秀賴

如几上肉。至與本多正信謀。命女孫左右。勸秀賴以酒色。其心事雖莽操。不過焉。三成以太閤之寵臣。自豎童起到列侯。食邑十八萬石。為五奉行之一。今觀豐臣氏之日衰。豈得置之不問乎。故連合同盟。以謀除之。固其宜也。昔宋藝祖篡周祚。李筠李重進舉兵不克而死。人皆以為忠。藝祖待恭帝有禮。公則異日攻大阪。滅秀賴母子。又及其幼孩。無有遺類。三成之舉。萬不可已者。而人不以為是者。以其人非也。夫三成忌害忠良。不一而足。如蒲生氏鄉。加藤清正。皆太閤之股肱也。或鳩殺之。或讒間之。故淺野長政。福島

詔曰至此出木像與坡仙
雷侯論出子
房狀貌同一
手段讀者爽
然

正則細川忠興。黑田長政等。皆惡其讒佞。而人心之厭豐臣氏者。三成為之也。且其志不小。祿島勝猛。以其祿之半。是豈無所望而然哉。此其所以一敗塗地。身死國亡。并促豐臣氏之衰。如三成者。可謂姦而不雄者。雖然。吾聞彦根城中有天滿宮祠。其像烏帽大紋。與管公肖。貌不相類。或云祭豐太閤。或云祭三成。夫毀澤山移。彥根者。非無故也。嗚呼。使敵將密祭其靈。三成亦可謂不凡者也。余不喜論文。暫存一篇。以具體云。詔堂曰。想作者先得結末一段。然後成文也。何如。

五言詩集卷之四

○真親會三十四集題言

誦堂曰起法莊重

己丑十一月十日。朝彥親王開真親會第三十四

會於紫野大德寺。寺者為洛北一巨刹。竹樹茂林。映

伏線

帶左右。坐挹東山之秀氣。堂揭後醍醐天皇宸翰。

曰本朝無雙禪苑。筆力勁拔。墨氣淋漓。蓋元弘三年

東筆有力

八月。賊平還都之後。所賜云。是日會者。有華族有神

官。有僧侶。皆有爵位之人。其與二三儒先。得陪其席。

各以所賦歌詩呈覽。既而親王吹笛。諸子簫鼓琴

瑟和之。使聽者神澄心清。曲畢行酒。有棋者。有作書

畫者。共盡歡而罷。其因有感焉。夫歌詩者言志。樂者

把歌與樂起一波

和人心。況今會泰階之運。上下相親。其音洋洋。其氣

溫。和。行杯有禮。肅々。雖々。豈不美乎。而列其席者。皆

一時之耆宿。諸宗之龍象。其所樂高雅幽致。不外琴

棋書畫也。昔後醍醐天皇。以英邁之資。戡定禍亂。

中興王室。無幾。又有延元之亂。蓋其時有無禮講者。

其禮先廢。其不永年亦宜矣。今也禮樂具備。樂而不

淫。使人欣慕。不置。何必醉飽。以為歡舞蹈。以為樂乎。

末段將無禮講與今日之禮樂反映成章巧甚々々

其感喜之餘。謹題一言。

誦堂曰。用筆莊重。敘事議論。共簡明可誦。尤與題

相稱。

自唐詩集竹居文鈔

◎◎內大臣三條公盛德碑 代人

明治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內大臣正一位大勳位
 三條公薨。越八日。勅賜國葬。葬武藏國豐島郡豐
 島岡。其辱公知久矣。而身在任地。不得會葬。於是與
 諸子謀。修祭靈山來拜者萬餘人。咸曰。公德不可以
 不頌。乃建石于公生誕之地。梨木神社側。勒以辭。
 天降偉人。以佑中興。克肖乃父。志氣恢弘。時會否運。
 邊境不寧。風魚有警。民人戰兢。帝曰。噫嘻。統在朕
 躬。寸壤尺地。不洩虜戎。公也奮勵。傳詔幕府。幕府偷
 安。心懾氣沮。帝誓祖宗。欲張我武。公贊神筭。股肱

心膂。廟議中變。公遷西州。六經寒暑。身如累囚。天運
 循環。其命維新。公歸京師。戊辰之春。先帝既崩。
 今上紀元。公能竭心。克寬克仁。出鎮東武。皇威發揚。
 東北平定。干戈爰藏。既戡禍亂。與民更始。海陸軍備。
 文武濟美。公執大政。二十餘年。功繼鎌足。德比道真。
 輔翼聖德。如師如親。萬世摸範。千秋名臣。天命靡
 常。公薨何速。聖上震悼。廢朝三日。孰曰公亾。公德
 不滅。嗚呼公德。山高海濶。
 愛軒曰。典雅莊重。與題相稱。

卷之三十一

○箕面山觀楓記

訥堂曰擲柄又曰主客双起

齋藤拙堂嘗語余曰箕面之勝冠京畿。梅尾越溪皆不及也。箕面楓既多矣。加之有瀑布之觀。譬之於文。箕面則大文字。而如梅尾越溪則小品耳。子志文。宜具此大觀耳。余聞之。神飛魂往。然以道途遠隔。不能一遊。驗其言。常以為恨。今茲丁亥十二月。余寓西京。五十川訥堂自大阪折簡報箕面觀楓之候。曰我欲携浪華友人。子盍與京都學士共來。當以十九日會小曾根村。榎原氏。余喜自意外出。乃誘諸友。諸友多以事辭焉。獨如意翁及小川果齋諾焉。至期。余與果

又曰全文落想結構共自此句出

又曰遊箕面者人々皆有此情而未言及又曰停車二字出典切題

齋先發。至榎原氏。既而訥堂亦至。主人置酒款待。至黃昏。小奚來報曰。如意先生來在川崎氏。則同諸子赴川崎氏。復飲數時。余與果齋歸。宿榎原氏。二十日天明。如意訥堂皆來會。主人為雇輓車。行二里許。遙見前山紅葉點綴樹間。不問而知箕面之漸近也。既而遊人續々不絕。乘車者。騎馬者。負酒榼者。擔楓葉就歸路者。三々五々成群。既達山下。左折屈曲而行。溪流有聲。適見一大樹爛然飽霜。停車佇立。又沿溪而行。楓愈多。境益幽。土人云。此近關新路。以便騎車也。至隴安寺。入門。有數株老楓。大蔭半庭。其色如火。

碧林翠竹居之金

樹下連床以俟游客。會彥根人光田淡洲至。曰：昨訪如意先生不在。聞盛游，故尾來也。乃擇床相共憩焉。床下有溪流淙々然。左右皆山。山皆楓樹。有濃赤者，有微紅者，有淡黃者，有深紫者。墜葉紛々，或點衣袖。襯茵席，滿地為錦繡之場。既而酒至，杯巡數行。如意曰：先觀瀑布而後酌酒，何如？皆曰：然。乃辭亭攀磴道，賽天女祠，出後門，沿溪流而行。夾路紅葉，隨山嚮背。或陰松杉，或倚巖石。若故為竒觀待遊人者。既而遙聞鞞々之聲，疾步而進。樹間忽觀一條大瀑布懸絕壁。左右有紅葉與瀑布相映，閃々燦々，使人叫竒絕。

灌園曰：刺意形容，實況躍々目前。詎堂曰：圓應舉著色山水。

又曰：亦著色真景。

益進至瀑布下，湫不甚深。大石突出，水激之，噴沫亂飛。日光映射，成五彩之色。如彩虹下飲者，余嘗遊越溪。其地幽邃，樹老寺古，其勝也雅。又遊梅尾，水急石出，楓葉倒醮，其景也麗。然未若此地自麓至瀑布三十餘町，皆楓葉而加之以一大瀑布之壯觀也。是拙堂之所以為畿內之冠歟。唯所憾者，近時遊人太多，鬻酒食者各占便地。岩畔石側，架棚連牀，損韻致不少也。居頃之，余與同人還榎原川崎二子。延岩本樓，開其行厨。於是飲酒評山水論詩文。且約各記勝，以酬山靈。及日晷漸移，與淡洲別，復乘輓車。辭二子到。

又曰：主客湊合，筆下有酌量，筆彩燦然，如楓錦。

碧林翠竹居之金

又曰回顧收

拾灌園曰總結一段極肖歐廬陵口吻

誦堂曰收拾無一滲漏

吹田村別誦堂乘漁車歸家。嗚呼箕面之遊三十餘年所夢想。今始得果之。實可謂至幸也。唯其山水規模宏大。拙堂所謂大文字。非余輩秃筆所能運也。誦堂深文者。必得脈絡貫通。如溪流曲折之妙。若夫一唱三歎有餘味者。如意果齋之詩。能模寫之。余聊記其梗槩。不知山靈能領之否。

誦堂曰。吾確堂兄近來大文字。與箕面山水相稱。山靈亦當欣然領之。而謂非秃筆所能運。吾誰欺欺天歟。

石津灌園曰。通首以體驗拙堂舊話作主眼。總提

分應有擒縱。有關鎖。格法尤謹嚴。此種文字。在記游中所罕覩。

〇〇 嵐峽觀楓記

詛曰主客双起又曰此樣考擬記文中尤不可欠灌園曰故意下此私評以護本題却妙

嵐山櫻花之勝。世所艷賞。至楓葉則或不知者。櫻者龜山天皇御宇自芳野移種者。而楓者遠見于延天之間。是楓葉之賞。宜在櫻花之上也。余遊嵐山者數次。然亦在花時而已。今茲丁亥十一月第三日。曜以五十川詛堂之誘。與如意果齋同觀箕面之楓。時談及嵐山。因約以後日曜遊焉。然余竊懼其過期。爛殘。且不及箕面之勝也。及期。如意與果齋以事辭。詛堂携其妻來。曰佳期不可失也。余即誘石津灌園赴焉。過太秦。見殘紅在樹間。意少安。至渡月橋。有烏柏

詛堂曰懼過期意少安雖少後期猶有可觀者呼應成文借余口又曰箕面下應上箕面下提文語為下案文綱何等妙灌園曰比之二句拖曳上文逼出下文

數十株如渥丹。右顧嵐山。山頭山尾多楓。深淺分色。點綴于松杉間。雖少後期。猶有可觀者。乃停車於子規亭。登樓呼酒。且望且酌。詛堂曰。名下果無虛士。比之箕面。各有別趣。猶文家互有短長也。余於是氣始旺。乃曰。且入蔗境。以觀品題何如。因與灌園謀。雇舟溯大堰川。紅葉受日光。益加鮮明。水比常大減。石在水中者。突怒而出。或橫亘。或危立。如牛臥。如虎蹲。益進益多。非復平日之所見。蓋以水減。面目全露也。詛堂曰。奇矣。妙矣。殆在箕面之上。余曰。是文境。進一步也。詛堂曰。然。余欲更極其勝。命舟子繫舟。上陸行小

又曰以汪朱
二家比擬斷
定所謂兩收
二字吾則不
及恐夫子自
評也
灌園曰兩造
始簡乎矣箕
面山靈未如
之何也已

徑登大悲閣。閣在山巔。下瞰京都如畫。主僧供茶。更誘入奧室。軒前萬山重疊。而紅葉滿溪。埋峯與亭前所觀。風光自別。余曰。前者汪堯峰。後者朱竹垞。又前者雅馴。後者老蒼。各從所好耳。訥堂曰。吾且欲兩收之。嗚呼。竒絕妙絕。箕面遂不能及也。既下磴。至川岸。舟子埃焉。乃復就舟。任流而下。達子規亭下。以晷已移。各乘車而歸。嗚呼。此遊也。始懼其過期爛殘。而猶有可觀者。而余則得隴望蜀。企足以埃雪候也。訥堂曰。把箕嵐二勝比較。而以文語為之脈絡。文中所謂雅馴老蒼。宜移評此文。

灌園曰。語有所軒輊。而文能脫議論口氣。韻致悠然。極得遊記之體。
愛軒曰。前以富瞻勝。此篇以竒勁優。各有變化。

晃山觀瀑記

阿舍

菊地三溪曰
總目

極寫苦熱狀
以為後段襯
深有此一斛
前後文脈靈
動欲走
詠堂曰寫真
余屢觀此瀑
故知此文能
寫真也

余聞晃山瀑布之勝久矣。自官仕於東京。七年于茲。欲一遊而未暇也。今茲乙卯之夏。有故移寓於浦和。矮屋狹小。苦熱殊甚。乃與木原節夫謀。避暑於晃山。以七月二十七日發。沿途探勝。至鉢石宿。翌早倩人為導。先觀阿舍瀑布。穿林叢過曠野。一里許。有一民屋。就而憩焉。既出。取路樵徑。上數百武。亂石礫碗。崎嶇登頓。至瀑布之下。峭崖三面壁立如削。老樹深鬱。巨巖斗出於數仞之上。凹處吐萬斛之泉。而崖腹刻

詠曰筆躍墨

菊曰文勢奔
注至此如萬
斛泉空涌無
極其形容之
奇幻靈怪可
謂女媧補天
手也
詠曰以一奇
字品之

削。其下通一綫路。過之則可觀其瀑背也。然來遊者皆止於山半腹。懼未敢下。節夫曰。奇如此。墜死潭底。無恨也。乃挽藤。扳葛而下。至其背而仰觀焉。水勢迅疾如球者。相混轉而下。或大或小。前者既墜。後者繼之。觸石而碎。為百千亂珠。熟視久之。而遂不覺其為水也。世之品瀑布。以綃布。以白龍。以水晶簾者。蓋尋常懸泉耳。獨如阿舍者。予未得所以品之。蓋瀑之以奇勝者也。

菊池三溪曰。其形水石之奇處。若讀袁子才浙西三瀑布記。而別出手眼。莊誦一過。瞑目而靜坐。尚

覺水聲百轟雲烟迷離繚繞于楮墨間也

○○般若方等

訃曰跟上文
來宛然柳州
三日潮湟潤
三字古雅可
喜
訃曰此平處
有大石如卧
牛土人稱之
曰磁石蓋以
吸缺也記中
不及故補之
三日乍以太
白詩以為此

阿舍之奇既窮矣乃取原路更涉溪流穿樹林行二里至回馬村溯湟澗躡略約者數次至地藏堂路峻峻窮得一平處有小亭焉以為觀瀑之處深壑中斷插杙架棧隔壑絕巘二瀑懸焉右曰方等左曰般若般若大而長奔流數十丈幅亦稱之其下怪石嶮岬水洄湑盪激而流般若全身皆露比之阿舍最大唯以絕澗在前可遠觀不可就視殊為可恨耳李太白詩

瀑鐵案文勢
至此一頓
訃曰亦一句
品之韵字與
前記奇字相
對

飛流直下三千丈蓋此類也方等比般若較小然以在榛莽中或露或隱亦自可觀南有一飛泉曰白絲匹練耳要以般若為最如般若蓋以韵勝者也此地鳥道羊腸盤行回旋而達巔宛然一幅蜀道圖真景也

三溪曰前記刻畫逼真如對元明金碧山水圖幅而此文瀟灑間澹若寫渲染水墨畫圖一濃一淡各見其長蓋文家化版為活之法

○○華嚴瀑布

善悟翠竹居文鈔

詎曰起筆豪
然尚跟上文
而來何等巧
妙
若睹

回顧形起

詎曰冬日瀑
洞無點水方
是時望瀑流
所懸之處峭
壁如屏。齧
如鉅。使人一

嗚呼快哉瀑布之觀。阿舍般若方等。各極其趣。而至
華嚴。實為巨擘。華嚴距般若十餘町。至不動堂。險窮
迤邐而下。曰太平。左折入小徑。穿箐篠而行五六町。
忽聞雷激之聲。至則瀑布也。有小屋。置胡牀於崖頭。
以待遊客。乃踞而觀焉。比般若不啻數十倍。水聲砰
礫。山壑皆震。唯憾深樹蒙蔽。不能觀其全身。左有小
徑。屈曲而下。揭示禁。醉人及婦女子之下瞰。蓋誤一
步。則以陷不測也。余與節夫。躡樹根。捫藤蘿而下。懸
崖有樹下垂。以身憑之。延首下瞰。巖崖如削。直折橫
裂。如列大屏障。瀑布高七十有餘丈。響如萬雷。漬沫

望豎毛髮。恨
不令吾兄之
筆記之也。
三曰巖燕云
々數句。的是
極忙中占餘
地。以取姿致
攻文者。此法
不可不詳也。
詎曰奇想深
轉而出。偉觀
極矣。
將壯字品之
三曰乍挿一
異聞。反襯映
帶全篇。悉振

亂飛如雲煙。蓋此瀑為中宮司湖委流。故水勢最烈。
而潭底有巨石。齧齧以束之。輪旋數回。殺其勢。故不
至崩潰。可謂造物亦巧矣。巖燕數百。飛鳴翔迴。是亦
他地所不視。余嘗聞北越之地。高山積雪數丈。當春
暖陽氣發泄之日。下者先融。則上者一時崩潰。銀山
雪岳相滾轉而墜。此觀極偉。或可以擬之乎。蓋華嚴
以壯勝者也。近好事者。建碑于崖上。鑄小野湖山七
古詩。碑大與瀑副焉。一誦而去。

三溪曰。記瀑布者。至以前後三。而三篇自有三樣
趣妙。

湯源湖

又曰形容如麻姑搔痒三曰画手恐寫不到奇墨

湯源湖瀑布者在中宮司與二里許為龍頭上流湖之委流注中宮司湖者為溪流屈曲三里餘亂石竦峭為澗為湍奔激喧轟而瀑在其中間瀑全石為骨水流覆之級々相承三折五折其下皆如水晶簾水白石蒼宛如老龍攪白雲而跳者自頂至下數十百丈青楓生潭上枝々下垂飛沫噴薄如霧中樹余與節夫至潭上仰觀之叫奇不止導夫亦解事者抽行硯寫真景以贈如湯源湖瀑布以雅勝者也更至龍頭魚他奇一溪流耳聞林祭酒深賞之以比華嚴吾

詎曰一結自天外來

三曰一結殊有力
詎曰霧降有温々君子之態與華嚴之雄偉宏壯兩々相對以成其趣則未可劇以鄙以下評之

不解其何故也豈導者言或非其真乎噫嘻龍頭之勝一被知於祭酒未數十年便至不可識者抑何哉以余考之天下之事多類此者何必龍頭而已乎聞四瀑布之外有霧降瀑不能造視要自鄙以下者不必論也

詎堂曰四瀑形容逼真文律緊嚴併觀之如一篇文字蓋淵源於柳州八記來而點化無迹

劫灰續稿序

如意曰遊字前後脉度

友人岡振衣同在史館數年以病辭官薄遊四方歌詩自遣蔚然成卷余嘗敘其北遊草既而振衣遊清國與彼土名士應酬唱和振衣筆鋒犀利使彼每瞠若于後及至嶺南罹疾而歸養之半歲漸痊忽遇祝融氏之厄於是遊興復發將之四國九州及沖繩諸島途訪余京寓慨然曰我既探源九郎之跡今將極鎮西八郎之事也嗚呼振衣年已過耳順雄心未衰為千里之遊馬伏波所謂老而益壯者歟余則勃萃從人後纔以教授糊口足不能出於數十里齷齪自

九郎八郎後段征清軍伏脉

盛衰二字抑揚妙甚

文亦稱之應後草檄字

苦何其盛衰之異也振衣既去久不聞音問今茲三月飄然而來曰我以三歲歷遍關西因肱橐出稿長短數百千首縱橫變化文亦稱之試誦之其所過山川歷々在目滿腹感慨發于筆端非才學兼備者何能如此乎抑近世之詩有倣清人者其流麗新奇雖如可喜概類演戲小說或墨守唐人句摸字倣乏流動之致振衣腹蓄萬卷勃發成章或杜或蘇沈鬱老蒼變化無窮而不失言志永言之旨今也征清軍入遼東入山東省倚馬草檄亦可立辨乃使之薄遊四方徒賦山川其才不為世用余為振衣惜之亦為我

一結出入意表妙々

琴林琴竹竹文金

軍惜之。

如意曰。文氣勃然。出於自家感慨。讀之想見馬伏波其人。不唯振衣耳。

予性好文。半生所作三百有餘篇。然家貧乏刺資。徒飽蠹魚腹。實為可惜。去歲秋罹痾。自期死。醫治有效。幸而猶保餘涎。因謂今而不有所傳。則心血之所注者。亦遂失之耳。鬻所藏書。先刺十有餘篇。嗚乎。好尚與世違。迂生所以不免為迂也。况此瑣々者。徒為人笑。然天下之廣。何知不有與余同僻者乎。縱令無今世。則待五百歲之後耳。

近有論漢文之不便欲廢之者。於是後生觀之。不直半文錢。而拮据為之勞心力。迂亦甚矣。然

僕去歲九月來罹病。自知難治
 症。因整理平生文稿。有三百餘
 篇。雖拙劣。心血所注。不忍飽
 蠹魚腹中。欲鈔十數篇附諸梓。
 以頌故舊。蓋病愈為病起之祝。
 若不愈為遺物亦可也。然僅夕
 小冊子。或將笑其零單。若繼之
 續夕刻二輯三輯四輯。病起與
 遺物兩全之歟。不亦達乎。

丙申十月

確堂中村鼎

版刷

衛



石町廿五番戶

三十九番戶



010190527420

碧林翠竹居文錄

敘事記言。未有過漢文簡鍊者。只乏能文人而
 已。如其效用得失。附之天下後世公論可也。

確堂誌

48-12940

篇。雖。心。血。不。忍。銷。
。因。蘇。蘇。平。主。父。蘇。有。三。百。篇。
。對。去。蘇。大。日。來。蘇。蘇。自。以。蘇。蘇。

碧梧翠竹居文鈔

敘事記言。未有過漢文簡鍊者。只乏能文人而
已。如其効用得失。附之天下後世公論可也。

確堂誌

48-12940

明治二十九年十月十日印刷
同年同月二十日出版

碧梧翠竹居文鈔
第二續刻嗣出

滋賀縣士族

著作者

中村鼎五

京都市下京區烏丸佛光寺南(八)大政所町三十九番戶

京都府平民

發行兼
印刷者

大谷仁兵衛

京都市下京區三條通御幸町西(八)年慶石町廿五番戶

010190527420

